

曾忠襄公書札

曾忠襄公書札

卷之十六目錄

致李中堂

致富治安

致崧鎮青

致錢子密

復江蓉舫

復吳平軒

致彭芑亭

復周鑑湖

致葉冠卿

致凌問樵

致涂朗帥

復劉毅帥

復邊潤民

復楊厚菴

致裕壽帥

復崧鎮青

致張紹銓

致錢子密

復劉毅帥

復郭意誠

致郭筠仙

致彭芑亭

復黃子壽

致孫鶴輝

復葆芝帥

復宋祝三

復郭筠仙

復張振帥

復穆春巖

復錢子密

復岑彥卿

復葆芝岑

復王鼎丞

致張香帥

復閻丹初

復劉培元

復吳碧珊

致岑彥帥

致倪豹帥

致方照軒

復倪豹帥

致何筱帥

復徐曉山

致方照軒

復倪豹帥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復倪豹帥

致彭雪琴

復李中堂

復郭筠仙

復徐壽衡

復俊星東

復李中堂

復劉蔭帥

復陳雋帥

曾忠襄公書札卷十六

致李中堂

昨泐詳函敬陳種切不日當可呈覽此信甫發卽奉初一日五百里密寄聆悉之餘不勝悚惕三姓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今彼族旣於伯力地方設官建營其蓄意造謀蓋欲窺伺東三省地方如分兵內犯大局固屬可危卽幸而款事有成此後亦爲朝鮮蒙古之害東西處處與我毗連立意在爭界廣地不比英法遠隔重洋但求互市之利耳若大舉而來東三省乃腹心也津海煙臺乃手足也若不厚集兵力萬一東方無以自立卽不免有震動之憂萬一人心搖惑雖執事近在咽喉倉卒能

圖然恐未遑遠略第此尙爲東省一路言之也如其水陸並進以輪舟牽制大師而於關門搏戰於山海之間則近畿一帶亦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矣樞廷諸老於已見事機不敢立論而乃好整以暇實所佩服若以用兵爲經國遠猷置款局爲後圖眞令人徬徨無地也惟欽承 諭旨斷不敢以擬議之詞妄事陳說致搖眾聽祇有就現在局勢遵 旨籌辦所有宋祝三軍門所部數千人應作何布紮之處仍求執事區分緩急商同歧銘二公安籌布置俾國荃到防以後藉有持循莫名厚幸歧銘二處國荃亦寓函通意矣我公當不吝教誨也至郭劉二軍頃准大咨知招商局已有雇輪到江由崇明裝載出海直抵山海

關之議如可照辦似中秋前後均可抵防國荃赤手徒張無從奮飛展翅姑妄俟之而已

致富治安

頃承手翰知前函已達典籤弟三年撫晉建樹未聞方以衰病之軀深恐貽羞曠職乃於六月杪欽奉 廷旨以俄議多乖著令前赴山海關一帶帶兵設防任重材輕殊深兢惕旣蒙 寄諭不得不勉策駑駘冀圖報稱遂卽交卸撫篆於七月二十一日由晉力疾起程刻已行抵保定暫憩征車擬待各軍齊集拔隊前往至賤體自去冬而後常在病中兩足創痕至今未愈思欲靜心調理而王事在躬不遑自顧祇可力疾從公免虞隕越

耳鄧參戎之少君服闋莅晉雅承諄囑實應留意惟弟已交卸不及代謀幸護院葆公署藩松公俱是同鄉定能格外垂青可免向隅之歎所有轉囑各函當卽分別飭遞

致崧鎮青

遠隔風規每勤露祝久疏音問彌切願言荃於六月二十七日捧奉 廷諭督辦山海關一帶海防事宜駐晉湘毅一軍著全數帶往另由湖北安徽各撥勇二千交劉幹臣郭善臣軍門統帶赴關聽候調遣宋祝三軍門所部各營亦歸節制蓋因俄國輪船已駛往甯古塔三姓等處並有八九月間來封遼海之語朝廷以山海關爲近畿門戶故亟欲以兵扼守用備不虞現已

於七月初三日交卸撫篆將行營一切事宜略加部署擬於七月二十二日率隊起程遵 旨入都 陛見面領機宜約九月內可以到防頃閱天津寄來電報使臣已抵俄部與議條約似和局猶可轉圜崇前使之罪業經奉 旨開釋俄人既無所藉口或不至遽啟兵端然各處海防仍不得不嚴爲備也至倣恙雖調理稍痊並未全愈甫於前月下旬力疾銷假方擬再伸開缺之請忽有此 命勢不得辭顧此龍鍾何堪勝任惟有加緊醫治勉強支撐據醫者言若得交趾上上眞肉桂眞實可以引火歸元者服之必有大效此等肉桂他處實不易得尙祈閣下代爲覓購總以能引火歸元者爲上品否則雖交趾所產亦不

足珍想尊處或有蓄此桂種者鄙意不敢多求倘蒙閣下費神
覓寄少許二三兩俾賤軀有復元之望感領盛情實無涯涘如
有所得尙望託丁子開司馬寄湘鄉舍下交小兒紀瑞紀官查
收轉寄來營爲荷

致錢子密

連接初二初十日兩次惠函祇聆種切昨奉諭旨知海防緊
急遂於七月初三日交卸撫篆布置一切現在添募親兵簡料
軍實諸事略有端緒擬於七月二十二日啟程遵旨入都
陛見面領機宜此刻劾剛既抵俄部與議條約彼尙無峻拒之
詞至崇使之罪亦經開釋使彼無所藉口似和局猶可轉圜憑

仗 廟謨不至遽開邊釁各路海防庶可從容籌佈矣惟鄙人
以久病之軀精力衰頹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足不能行而又智
謀淺薄何足膺此重寄自奉 命至今兼旬之久寢饋難安八
月中秋抵京尙祈閣下毋吝鴻規碩畫啟我愚蒙實爲至幸駐
晉湘毅各營已令由包頭徑赴關門仍畱兩營駐紮省垣少資
彈壓另募親兵三營已於十六二十日陸續進發南雲本約秋
間來晉昨已飛函催令迅速還營當不至於遲滯至皖鄂各二
千人及宋部九營所需餉項軍裝火藥均經奏定仍由各省籌
解湘毅一軍照舊歸晉省支應諸君子同心憂國諒無掣肘之
虞第兵力甚單宋部又經岐將軍奏請愈覺不敷分布果有戰

事殊費躊躇所幸近日 慈禧太后聖躬漸安聞服薛觀察汪
令之藥甚有效驗但願早臻 康豫誠天下臣民之福也

復江蓉舫

頃接月之初四日覆函誦聆種切南陽運務既已派員查看不
日當有端緒其車馬章程與籌收公費各詳均到在弟交卸以
後芝苓中丞諸可照議辦理代墊司庫防餉十八萬餘兩刻既
詳請由司撥還歸款而司中有無此力恐尙須批司議詳核辦
庶免兩處作難然此皆芝翁主持非弟所能遙度徒切慚惶閣
下精詳練達且久在晉省熟悉情形頻年以來無事不承助助
方以培風力薄未能吹上青雲迺蒙閣下引爲同調望風回首

能不依依所盼卽邀 天眷陳臬宣藩建牙開府他時異地重
逢一傾願言之隱則延津劍合會晤非遙此時僕僕公從正不
必拘泥形迹反增臨歧別緒也甘省兵餉頃接石泉中丞復函
似已別無異說咨請部示之議可暫作罷論但伊既有求助大
批之語不可仍以三兩萬金點綴致負石泉中丞之望惟能解
若干應請閣下酌度現在力量一俟朱牧回運卽將此項協餉
順交該牧解赴西征糧臺收清轉解朱牧謂弟前已許給十萬
之說或係誤聽如能如數未嘗不妙若或因此作難反致遲緩
總之儘速儘多至禱至禱至兵餉軍餉界限雖不必咨請部示
而遵照甘省辦法亦須分咨立案方爲妥洽茲特將石泉中丞

復函鈔寄台覽以便據函咨甘咨陝並本省陳奏咨部均應以此爲據藉免後言諸希查照辦理弟自二十七日奉 命督防初三日交卸撫篆現在議定將駐紮包歸湘軍三千五百人調赴防所駐省千人仍舊留晉交護院節制調遣另外再招一千五百人作爲親軍三營隨同前進所有一應餉項奏明由晉供給其包歸地方緊要已檄調樹軍一千二百餘人前往填紮並將大太兩鎮互相調署以便就近督率俄國兵船現在奉省海參崴一帶游弋別無動靜昨奉 密寄令鮑春霆軍門招募萬人限於八月乘輪到津用作伯相與弟策應之師惟湘鄂兩省頃刻立萬人之餉不卜能迅赴戎機否子常刺史於二十九日

到京三十日蒙 召見旋即入宮診視擬進補脾益氣之品服之甚效現在薛撫屏觀察與子常商同立方如 聖躬從此萬安實中外臣民之福也弟現已二十二日啟程派沈牧晉祥隨營勦理趙守因病未能偕行幸洪令案已了結情願隨行相助堪慰愛念此後卓見所及務希時惠德音俾資韋佩是所企禱

復吳平軒

再讀另函敬聆一切弟此次設防事事均無基址而山海關實爲畿東門戶海口之多地段之闊兵力之單薄時日之匆促遽令一夫當關禦茲外侮撫衷循省深懼弗勝况弟二十載從戎精神已耗三年撫晉筋力俱疲自晉力疾啟程旬日奔馳已覺

集賢堂公書本 卷十一
異常困憊月之初三行抵保定舊病復發目眩耳鳴兩足腫痛
午後手足發冷澈夜不眠達旦將可不得已在此調理迄已旬
日仍未就痊而 廷旨則屢次促催中心如熱刻擬由水路前
進較爲安逸節後卽當買舟取道津沽與伯相面商一切卽赴
關門也

致彭亨亭

日前曾肅復函計先此可登記室弟抵關以後病憊異常不得
已乞假一月以便調攝連朝力疾視事與各統領時相晉接商
布事機諸軍中應推劉幹臣軍門所統之貴部忠義軍最爲得
力弟甫解征輶卽得諸彼都父老之傳聞及觀其部伍整齊駐

防周密樹劉氏順昌之幟決埽機槍等岳家忠義之軍直搖山
嶽足徵大君子平日知人善任訓練有方曷勝欣佩惟扼要莫
先於養兵養兵莫先於足餉晉皖豫三軍每年俱食全餉獨鄂
軍祇領九關值此防務喫緊邊地荒寥物價騰踊天氣嚴寒祇
此口糧難供腹果士卒旣身謀之不足自家計之未遑睹此情
形殊堪憫惻若以武毅軍例之則彼歸直額卽在本省又有練
淮兩局津貼伯相與漢春軍門必時加體卹究非越境遠征可
比該忠義軍除正餉外別無可以幫助者茲特代爲請命俯照
該軍從前堵剿運河舊章每年仍發十二箇月全餉并津貼統
領經費辦公等項足成八百兩之數自本年七月二十一日起

由湖北善後局搭解天津忠義支應所轉解到關以資接濟庶
士飽馬騰馳驅奏績轉瞬杯酒釋兵不費公家一帑皆閣下公
忠體國顧全大局之所由來也

復周鑑湖

頃讀華函備承藻飾弟三年撫晉一是毫無凡賑撫之餘生悉
仁鄰所扶翼積讐所致百疾萃身方思乞退藏拙乃荷 聖恩
優渥寄以海防自顧衰疾之軀難免無隕越之慮值此時局不
敢固辭力疾從戎殊形竭蹶八月下浣行抵津沽與合肥伯相
面商一切九月初四日由陸路前進十一日抵關劉軍門維楨
郭軍門寶昌兩軍已先到防所湘毅軍亦全隊到關該將等百

戰夙將熟悉韜鈴僉謂鎮遏雄關非數萬重兵難資控馭際此
餉源支絀何得輕議增兵所望和議早成鯨波不起弟得勉強
搯拄不致顛沛貽羞實爲萬幸耳

致葉冠卿

保陽小住暢領塵談敝營軍火軍裝荷蒙逾格關垂代籌協濟
五中誌感曷可言宣弟自河干話別卽於十八日大早開行抱
病在躬不耐舟行搖蕩致心悸嘔吐諸症相乘二十一日行抵
津沽稍覺平復與伯相妥商一切本擬卽日前行旋聞關門米
糧昂貴因請盛杏蓀觀察代辦兵米二萬餘石由海陸續運去
先令親兵三營於二十六七次第陸路開行隨營委員則皆航

海弟定於初四日力疾起岸而行計到關門當在重陽後也俄事聞日形緊迫弟以衰疾之軀當此雄關實屬不能勝任惟有謹守關門一二垛口此卽所以盡職此外則非所以敢知耳

致凌問樵

日昨詳覆寸函計先達覽頃接初二日手告藉悉孝思肫篤續請旋里經營葬事在賢友天經自守不忍以墨經從戎遺誤葬祭之禮固屬正辦而芝帥之所以婉曲慰留者誠以荃現在任重海防事機孔急所部寥寥無幾斷然分布不敷雖和議聞可轉圜而款局究未大定設一旦有事之秋畱晉二營晉中亦可以壯聲威且此番閱操備蒙上賞則兵器之熟習隊伍之整齊

概可想見其平日訓練之勤蓋又有信任不疑者若遽易生手恐可以處平常不可以處緊急是芝帥之爲晉謀者至深且遠是以依重賢友初終如一也至鄙意前擬令書田觀察兼理不過一時從權保全局面之計茲旣以書田現在官服且兼局務勢不能再兼營務理固宜然荃亦未便再置可否務望賢友遵照芝帥批示且住爲佳斷勿再三致瀆是所企禱承示稟稿結念之懇誠措詞之的當實所欽佩此間布置初定軍民安靖霆軍次第齊集大營駐紮樂亭扼要中權沾上關門皆從而生色矣外事議有端緒興兵之事或可無虞惟病體迄未見痊假限將周殊深焦灼耳

致涂朗帥

屢上蕪函想均垂照弟榆關滯跡厯碌增勞近來安置營房規模粗定兵民靜謐藉掩鳩庸刻雖封凍之時而陸路尙須防備惟賤軀抱病迄未見痊假限將周不得不陳情續假藥鐺日守焦灼難名關東一帶氣肅風嚴異常寒冷南人北戍栗烈難堪毅軍駐紮營口該處風力尤勁勇丁苦况甚屬可憐欲固結軍心惟有足其衣食是以前懇恩推挾續給予滿餉諒仁心爲質已荷俯賜允行現在甫屆初冬苦寒已甚垂憐邊士及早籌撥餉銀預支數關委員解到俾免飢寒之苦並可勤加操演以備不虞弟亦得以遠託聲威無虞失墜誌感同深俄議又復展限

兩月索償兵費竟至一千數百萬之多剝腹地之脂膏以填其
慾壑居心叵測聞之髮衝任守圉之責者不敢妄參末議惟有
厲兵繕甲以觀其動靜而已

復劉毅帥

接展七月十七日惠函藉悉一是弟撫晉三年毫無建樹方以
身多疾病深恐曠職貽羞疏請歸田冀藏鳩拙乃未償矢願又
奉命督辦海防當此時事多艱不得不勉策駑駘力圖報稱
遂於七月下旬自晉力疾起程載道風塵病魔紛擾至九月十
一日始抵臨榆查關外地方遼廓海口繁多防不勝防守無可
守所統祇十數營大有力薄兵單之慮况弟積病多年備形衰

孱耳聾目眩心悸頭昏兩足創痕迄未合口步履須人扶掖猝
然當此艱鉅勝任何能惟有謹守關門引爲己任此外則不敢
與聞耳劄剛抵俄投遞 國書彼族尙知以禮相待嗣俄人派
使名布策者來華會議後經劄剛請俄主調回兩月之內和議
若成是屬大妙否則難保不事生不測也王直牧處旣寄捐項
銀兩一經寄到定必函復 御賜匾額業經欽領慰藉之至其
謝 恩一節查楊厚帥未嘗摺謝尊處事同一律或亦可以不
謝否則由閣下恭錄 諭旨專摺進呈可也

復邊潤民

頃奉手函知前肅蕪牋已塵青覽弟於奠節後到防督飭各部

蒐討軍實簡練勇丁蓋造營房修築壁壘籌維兩月粗就規模
惟僻處海濱風嚴氣肅南人北戍體質不宜餽運拊循均非易
易孱軀多病日對藥鐺疊次請假醫調猶未霍愈時方多故不
敢以衰病頻仍仰塵 聖慮擬卽銷假視事以盡職守俄人款
議又展限期畧務商務均尙可商償款一端相持未決聞今冬
擬定大略明春仍須派使來華輾轉拖延難保不別生枝節惟
有督率所部嚴密防維以期有備無患台從經綸夙裕抒其素
蘊措諸施行定能風俗敦龐人民蕃阜使章江父老莫不興來
暮之歌健美何似

復楊厚庵

接奉九月初四日環章具聆壹是弟自七月杪由晉起程長途
跋涉道次續奉 諭旨著先赴防遂繞道津沽與合肥伯相面
商種種卽於莢節後馳抵臨榆查關門內外口岸林立寥寥數
軍不敷分紮遂以拱衛 京畿爲本一切布置悉如尊見所示
具徵揣測機宜瞭如指掌欽佩笑如俄酋鴟張大肆恫喝多方
無非爲腴削腹地脂膏起見其始聲言爭地經節次會議則帖
克斯川允讓松花上游允讓而獨畱西漢通商堅持不允嗣又
展限兩月再議現在索償兵費竟至一千數百萬之多惟利是
圖詭計百出爲目前計原祇有敷衍成章之道特恐狡焉思逞
將一發而不可復收進玉帛以卻兵戎原歸忠厚然匈奴之患

古來果有潛移默化者乎弟忝任一隅責專防守惟有厲兵繕甲以備不虞而內議尤嚴動形掣肘時事如此能勿隱憂近以事務倥傯異常勞頓以致舊病復乘此間又氣肅風嚴苦寒特甚水土不服藥餌因遂無功前經乞請假期今已屆滿勢須陳情續假以冀醫痊萬分焦灼尊體近復若何以抱病之人而聞抱病之苦其繾綣有甚於尋常者伏祈調護咸宜是爲至禱

致裕壽帥

弟到防三月厯碌增勞抱病如初萬分焦灼前因假期屆滿未便瀆及再三爰據實陳情力疾視事冀免貽譏曠職而圖報稱於萬一耳所幸各營將領紀律嚴明勤加操演壁壘粗定事務

較稀尚可偷閒以資靜養慰藉實深善臣軍門督率稽查尤爲周密聞該軍餉項已荷垂憐戍卒將開年春季餉銀措解前來辦公經費亦可酌量加增三軍之心懽騰挾纊弟得與該將領等同心協力慎守雄關感激雲情萬言難罄外事月前曾經定議伊犁南境西漢碼頭均從緩議償款言明羅卜九百萬改其名曰代守費方謂事可轉圜不料近又以欲爭伊犁西境致有反覆能否幹旋又無把握若必待開春派使來華難保不別生枝節深用隱憂左相業已入關開春馳抵京華隨帶勁旅千餘人爲拱衛京都之備老謀勝算當另有一番布置也前月杪馬鎮孔惠到關具述備承垂念銘泐靡涯該鎮等深明韜略足見

選將之精現屆隆冬暫畱度歲俟春融冰泮俄事定規卽令趨歸皖中聽候驅策也

復崧鎮書

蟾月揚輝望烏臺而祝嘏鴻風遇順承塵教之遙頒藉諗廉察宣勤起居劬吉訢合無任兄謬撫晉國偏值奇荒中澤鴻磬端賴仁鄰援手晉感再生大德永矢弗諼來書歸功鄙人殊覺惶悚無地今歲託庇中稔爰敢奉陳頑軀日見衰頽刻刻與藥鏹爲緣是用疏乞骸骨冀得稍息勞肩未荷 恩俞又奉督辦海防之 命明知材幹任重深懼弗勝而值此時艱不容推卸力疾就道九月十一日行抵榆關奉調各軍先後齊集延攬形勝

擇要扼防惟所部不滿萬人而隘口眾多頭頭是道論固防非
增兵不可議增竈則指餉無從跋蹇情形不問可想况兄跋涉
長途百疾交作膺此鉅艱能無隕越亦惟竭盡心力爲所能爲
而已外事變端百出莫究端倪所望及早轉圜庶獲弛於負擔
耳夷人傳教雖條約所不禁而民間拒絕豈能恃強而行此事
聽之則失民情不准則開爭釁箇中軒輊舉措誠費經營來示
羈縻勿絕之詞固已中權扼要矣

致張紹銓

前聞求全致毀扼腕良深兩奉惠函備知顛末惟人生遭際順
逆無常雖曰人事蓋有天焉所望達人知命隨遇而安自有人

定勝天之一日也弟三年撫晉建樹未聞前以養病日增陳情
乞退乃歸田未遂又奉 命督辦海防祇聆之餘殊深兢惕惟
仰荷 朝廷錄用不得不勉策駑駘力圖報稱遂於七月杪自
晉起程力疾道途途次續奉 諭旨著先抵防所卽道出津沽
與伯相面商一切旋於月之十一馳抵臨榆查關外地方邊關
要隘繁多寥寥數軍大有力薄兵單之慮况弟數年積病本未
就瘥近以途次奔馳益形困憊征輪旣卸百病旋生當此雄關
實屬不能勝任維今之計惟有慎守關門引爲己任此外則不
敢與聞耳所尤難者此番防務事屬創始一切軍裝均須置備
而餉無所出所恃者晉中協濟該省頻年大祲支絀萬分勉力

代籌實屬不敷支用是以各事務從撙節斷不敢多調人員累人自累閣下從戎有志弟則借重無方尙祈原諒俄事近聞尙可轉圜尙能卽建和議彼此免生嫌隙而弟則任肩早卸實大幸耳

致錢子密

弟晉陽承乏珞琖頻年方以衰病日增乞退藏拙乃據情入告所請不行復奉督防之命祇領之下兢惕日深當此時事多艱不得不勉策驚駘力圖報稱遂於九月初四自津起程一路病魔纏擾至月之十一行抵臨榆各將領分段扼紮粗爲部署惟關外地方遼廓海口繁多關內之湯河口金山嘴秦王島

小河口石河口老龍頭北塔嶺處處海濱處處可以登岸力薄
兵單在在堪慮弟數年積病孱弱萬分近以途次奔波益形鄭
重耳聾目眩心悸頭昏兩足氣虛不能步履日不能食夜不能
寐狼狽萬分似此衰病之軀當此要隘之地何能勝任惟有慎
守關內之六口關門之大路引爲己任此外則不敢與聞耳現
幸俄事無甚動靜昨經乞 恩賞假一月以資調治所冀不成
廢疾難望就痊命之苦也有非萬言所能罄矣榆關邊陲僻處
毫無聞見俄議能否轉圜尊處想有確信務乞隨時隨事一一
密示是所企禱

復劉毅帥

屢奉惠函均經肅覆頃接自察克巴行營手告藉悉吉星載道
櫛沐宣勞屈計程途業已安抵哈密矣弟督防海甸厯碌增勞
自九月十一日馳抵榆關分飭各軍擇險而壁刻已粗爲部署
惟關門內外地勢綿長口岸林立所統不及萬人實屬不敷分
布現在關之東南威遠城傅家嶺金家山頭一帶以皖鄂兩軍
分段駐紮而畱本在防之武毅二營扼守老龍頭海口湘毅七
營則分紮關之西北二郎山等處而以親兵三營駐回馬寨倚
角相依統爲屏障由關內海口至京要路就此布置差幸兵民
相安藉藏鳩拙俄事前已議有就緒帖克斯川可讓松花上游
可讓惟西漢通商彼此堅持不允原議限九月之內定局嗣又

展緩兩箇月刻復以新近兵費已至十二兆之多遲則更增須如數償還否則定須接仗意圖訛索恫喝多端殊爲可慮任防守之責者惟有繕甲厲兵以爲不虞之備耳賤體自到防後舊疾復乘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奈防務倥傯仍不得安心養息假限已滿病仍如初尙須續懇假期以資醫治惟此間苦寒特甚南人北戍水土不宜藥餌因遂無功頗深焦灼耳

復郭意誠

不奉教言者有年矣風塵碌碌心緒紛紛每以不獲暢聆清談一開茅塞爲深恨觸頃接環章開緘浣誦於今之時勢機宜洞如觀火玩繹再三莫名欽佩弟識淺才拙忽任海防之重勉効

馳驅時深兢惕月之十一日行抵臨榆令各將領察看形勝分段扼紮卽此粗爲部署已覺煞費經營誠以今日之事不外和守戰三者和則如執事所云未便與聞戰則尙屬復圖無從逞臆所最切近者守耳外洋之礮火所過無堅城則守亦豈易哉是無論關外也卽以關內而言如金山嘴秦王島湯河口小河口石河口老龍頭各海口處處可以登岸雖非碼頭而商船則時常停泊於此我能來彼亦能來理堪共喻各口濱臨海上袤延千里一路戒嚴則路路皆危非若防城之可以專守一路首尾策應此守之未易言者一也楚皖兩軍雖歸調遣而一切軍裝餉項則仍歸原省逕行解濟道遠誠不易至兩三統帶勇敢

有爲然竊聞烏合者征調者不戢古有明文有統制之名無統制之實呼應不靈亦意中事也所云可自我而左右之者惟湘毅軍三千五百人及親兵三營耳統而計之祇五千人依此長城之鎮蓋亦難矣此兵力單薄守之未易言者二也況乎餉又難爲繼焉此次飭令來防並未指明餉之所在祇於初次覆陳摺內提其大概以湘毅一軍及親兵三營責成晉中然晉自大禮以來羅掘盡淨比年雖有轉機而偏災則常常有之議蠲議緩在所不免庫藏空虛入不敷出此第所目擊而審知者也湘毅軍昔駐是邦勉強接濟已形竭蹶今拔隊長征添辦軍裝勢須增費而所濟仍不能多第亦不忍明知其難而切迫之以致

動皆掣肘此守之未易言者三也又況弟以數年積病之軀處此臨海倚山之地風嚴氣肅寒暖無常到關以來百病交作以如此之病躬肩如此之要隘當如此之時勢縱有虛聲果能有實效耶昨將病狀據情入告暫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欽奉批迴准如所請恩隆才拙兢惕益深惟有趕速醫痊慎守關內之六口與關門之大路專心致志以圖報稱於萬一也至毅軍九營旗兵一營其駐紮之所遠在七百里外已請旨飭歸岐子惠將軍轄制矣所仗盛朝威福和議有成俾衰弱之軀仔肩早卸不爲衮衮諸公所竊笑則今日之大幸也

致郭筠叟

獲鹿道次曾肅寸函並附抄呈各件計先遞達典籤行抵津沽
遠承惠翰正擬修答又奉手書浣誦再三於今日之地理物情
瞭如指掌閱歷不深者不能有是言經世不遠者不能喻斯理
也欽服奚如弟半生戎次博得虛聲 朝廷眷顧彌隆不以老
而見棄當此事機孔亟曷敢以力不能勝心生推諉遂毅然肩
任力疾長征於月之十一日行抵臨榆就目前之所能爲者努
力爲之然議守本難於議戰而今且守無可守矣防海更重於
防城而今且防不勝防矣動形掣肘無計可施兢惕之私請爲
左右陳之查關內如金山嘴秦王島湯河口小河口石河口老
龍頭各海口與大沽北塘相同處處可以登岸關外表延千里

路路皆通卽十萬兵尙屬不敷分布現在毅軍駐紮營口遠在七百里外彼處亦爲要口未便遣調入關已請 旨飭歸奉天將軍節制矣所部鄂皖二軍及湘毅軍親兵三營統計不及萬人零星分紮不惟不足以壯聲威適以令外人竊笑曰睹者僉謂非增兵不辦然增兵必須增餉現在餉之所指全在晉中而晉中自大祲以來萬分奇絀勉強協濟寥寥無多現且節餉之不遑敢云增餉湖北安徽河南之餉事同一律不問可知况弟以數年積病羸弱難支病原本由晉地苦寒而致今榆關倚山臨海氣肅風嚴一日之間寒暖迥異以致日不能食夜不能寐百病相乘似此衰孱之軀當此鉅艱之任五中悚懼曷有窮期

惟私心切禱和議有成賓主各自引退俾得仔肩早卸此則一綫生機耳昨經片陳病狀乞 恩賞假一月在營調理欽奉諭旨准行 聖恩高厚浹髓淪肌未知報稱之心能償於萬一否也

致彭芴亭

十八日肅泐蕪函計先達鑒劉幹臣軍門海濱遠戍艱寫情形已於前函縷述乞請推恩逾格垂念邊士苦衷自到防之日起發給該軍全餉並添補辦公經費諒蒙俯賜准行茲查楊鎮玉書所帶之武毅二營本駐在臨榆之南關外老龍頭口岸弟到防以後察度形勢該處實爲要隘而寥寥數軍不敷分布因咨

請伯相與漢春軍門仍畱武毅二營屯紮老龍頭以資熟手惟弟誤會該軍餉歸直額以致前函措置失當茲聞該二營實係歸鄂省支發其舟車轉運費用浩繁支絀情形與忠義一律同其勞瘁而異其餉需未免相形見絀用以瑣煩瀆懇惠徧同袍俾武毅之駐紮山海關二營亦得以仰沐鴻施歌騰挾纘和衷協力臂助鄙人從此士飽馬騰功收邊戍皆由筱帥與閣下之一視同仁所感召也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復黃子壽

國荃頻年奔走衰病日增方思退處林泉藉以養拙又奉督防之命事機孔急不得不勉効馳驅莫節後行抵榆關相度形

勢籌備扼防惟地段綿長口岸林立兵丁不及萬人實不敷分
布遂以現在情形作現在布置慎守關內各口拱衛 京畿迄
今甫月有餘大致粗爲部署此間天寒地苦近復事務紛乘以
致勞頓難堪病軀增劇疊經請假調理奈水土不服藥餌因遂
無功頗不勝其苦楚俄事迄未定議現又展兩月彼族多方恫
喝意在圖財索取兵費至一千數百萬之多若能如數償還則
餘事皆可遷就內間著意講和特狡焉思逞之謀從此更長任
防守之責者不敢出位妄參惟有繕甲厲兵以聽其動靜而已
弟德薄位高災侵冢子撫衷循省抱疚難名乃承勸慰殷勤實
深銘感自當曲加排遣靜求補過之方圖報 國恩而副雅系

筠老杜門不出而曠然之感覆載同之其道德勲名實與古人同調也

致孫鶴輝

晉陽三載諸荷勸賑濟之餘繼以善後千頭萬緒如絲之勢幸叨察領提綱有條井井俾得稟承指畫藉免貽羞迨奉檄東行復蒙遠送五中誌感莫可名言祇以戎事紛繁心緒惡劣未及修箋致候乃先賜翰情意殷拳浣誦再三難宣百一弟奉違就道力疾長征保定津沽行蹤小憩於萸節後馳抵臨榆各軍次第到齊分令擇險而壁查關門內外地段綿長口岸林立深恐分營散紮顧此失彼遂以拱衛京畿爲主慎守關內各要

隘經營兩月粗定規模惟此間瀕海倚山風嚴氣肅南人北成
殊不合宜尙待加意拊循以孚眾志至賤體多病本由晉地苦
寒而致近以海風怒吼冷景逼人兼之事務紛乘未免用心太
甚困憊萬分疊次請假調理奈水土不服藥餌因遂無功殊不
勝其煩悶耳外事九月二十八之期未能定議嗣又展兩月大
約商務界務均可改商惟索餉過甚彼此堅持年內議有端倪
開春派使來華定局如悉索敝賦以填其慾壑則釁隙可以不
開任防守之責者不敢妄參末議惟厲兵繕甲以盡職分而已
靈帥金軍已到大營駐紮樂高扼要中權沾上關門從而生色
矣冢子不祿由弟德薄位高百愆叢集乃荷殷殷勸慰益覺汗

顏謹當自遣排以紓愛念

復葆芝帥

頃陳倅解餉到關接展惠函並王令迴避直隸公文三件當卽分別存發飭領矣弟榆關滯跡衰病如恒近以假限已周勢不能再行瀆請昨已專摺瀝陳近狀力疾從公藉以圖報於萬一耳晉中庫儲支絀經閣下飭令峻峯方伯鼎丞廉訪悉心斟酌明定局章於節費之中仍杜偏枯之弊公平精細欽佩莫名惟書局專攷文字之訛誤旣須文理明通如能勝任又須熟悉事務乃免疏虞是以南省設立此局其在事諸人無論官紳以及幕遊之士但能曉通其事者均可入局襄理不拘拘於章程惟

求克當其任而已荃思書局之員與他局有間擬請略爲變通以求於事有濟夙諗求治孔殷想能俯允施行俾書局持久經遠爲轉移風俗人心之一助也雅承垂愛管見所及敬與我公商之務乞鑒原是幸外事近無動靜勢須開春派使來華方能大定一往返間又須數月老師縻餉固覺無聊而衰病之軀海濱久滯亦徒結其焦勞耳餉銀二十五萬兩次第解到從此可以自立感荷雲情實無涯涘

復宋祝三

頃接惠函藉聆壹是弟防務倥傯勞薪滋益所幸兵民安靜藉掩鶩庸賤體多方調治迄未就痊蓋積病已深於水土又多不

服是以速效難期假限已周勢不能再三致瀆遂於月前瀝陳
近狀力疾從公幸刻下防務粗有規模尚可偷閒以資靜養也
雅承記注心感實深貴軍請增餉項已接朗帥函覆具道豫省
艱難無款可籌効力不周實深惶愧遙念勇士海濱遠戍衝風
冒雪實屬堪矜而事在求人不獲使三軍之士實惠均沾耿耿
徒勞莫可言狀所幸拊循有道定能使眾志皆孚且俟後圖再
行設法可也外事冬月十三日來信伊犁南境及西漢碼頭均
可緩議償款議定九百萬羅卜改其名曰代守費就此可以定
局方喜事已就緒邊釁不開乃續聞電報因欲爭伊犁西境彼
族怫然又多反覆能否斡旋殊無把握深切隱憂左相業已入

關開春馳抵京華隨帶勁旅千餘人爲拱衛 京畿之備若和議不克早成恐不免別生枝節吾儕職司防守惟有厲甲繕兵以備不虞冀圖報稱於萬一耳至於餉需支絀則隨後有計可施朗帥當斷不置之度外也

復郭筠仙

余君佐卿來奉手教深荷垂念弟衰病侵尋頽唐日甚邊地苦寒尤難將息已一再乞假迄未能強出視事時方多難義無退避惟力疾自持勉盡職分而已俄事議論之興一年矣發言盈廷莫執其咎大抵 朝廷於和戰兩無成心而樞府怵於羣議相率依違退聽無復能力持一說於是 國是之大視衆說之

勝負爲推移相驅相迫積而成此旣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勢必
謂有激怒之意樂戰之心未免求之過深況彼之怒與否初不
系乎我之激不激彼之戰與否亦不系乎我之樂不樂也西人
沈鷺善謀工於訶察凡我政事之修廢人才之消長兵力財力
之強弱盛衰無不纖悉洞曉我誠上下一心百度修舉彼必持
重而不輕發如其不然我雖兢兢焉惟懼生釁彼且將激我之
怒以遂彼樂戰之心尙何待我之迫彼哉故馭外國者以實事
不以空言以誠意不以權術文德修而遠人服非迂談也然此
非一朝一夕之故事機已迫舍遣使與設防亦無他策身爲使
臣者惟當竭其心思才力以求萬一之濟而不當計較所任之

難身任兵事者惟當力矢艱貞激發忠義不爲覘國者所輕而
成敗利鈍不必逆料人人盡其在己而以至誠將之或庶幾補
救於一二乎弟於洋務一無所知憑臆妄論不識有當於高明
否弟扶病趨朝方慮步履艱澀登降失容適奉有暫緩來京
之旨聖恩高厚所以曲予矜全至優且渥而來示乃以不
得入覲爲弟憾弟則何敢佐卿才識閎通當代佳士已款畱
此間朝夕領略惟弟畫守一關惜無遠大之事足以盡其所長
耳

復張振帥

頃奉手教敬聆壹是俄事屢接電音界務商務均略有轉圜之

意而償款已屬不貲且聞議明後仍須遣使來華方能定約其
意殊多叵測明歲冰融能否不生枝節此時猶難逆睹令弟建
侯軍門才略優長夙所傾仰是以調之北鎮必能整飭戎行控
馭邊隘爲吾黨光也弟扶病到防宿疴增劇再疏乞假調理迄
未霍然時值多難義無退避惟力疾自持勉盡職分而已

復穆春巖

弟忝任海防滋形碌歷屢軀積弱百疾叢生節次醫治迄未霍
愈材幹責重隕越時虞所喜外事漸已轉圜昨聞電信帖克斯
統還中國喀界塔界均照明約從中酌定西漢通商松花江行
船均已刪去償款共須九百萬蘆布名曰代守費持論尙爲得

體業經 廷旨俞允令使臣先行畫押明春副使賈約回京卽
可定局和議旣成防軍可撤旣得節省經費而衰病之體亦得
藏拙養疴實爲大幸榆城地處海濱臺澎更爲要隘得諸君子
悉心籌畫節節設防自必固於金湯不虞侵侮遙詹司蘇易罄
心旌少仲中丞親總三軍渡臺經畫聲威可播洵堪警服蠻夷
不勝跂仰

復錢子密

初七日奉到手函猥以擢任陝甘辱荷賜言獎譽浣被莊誦愧
不敢承弟畫守關門正慚曠職乃又欽承 恩命擢昇兼圻秦
隴僻處邊陲新疆地大物博雖寇氛已靖而防堵善後諸事備

極紛繁衰病樗庸奚克肩此重任撫衷循省兢惕良深此間海防均交傳相接辨弟定於十二日就道先赴沽上醫治足疾俟稍能步履卽便到都良晤匪遙統容面罄

復岑彥卿

頃間兩奉賜函讀悉種切弟榆關跼伏瞬息半年衰病頻仍一無展布正盼款局大定指顧撤防退處養疴免譏曠職乃於二月初一日欽承簡命擢任陝甘關隴控扼回疆毘連沙漠西陲戡定之後善後諸事備極紛繁似此孱軀奚能勝任自奉諭旨悚懼曰深此間海防各軍悉歸合肥伯相節制調遣俄事刻已議定畫押永敦和好倭人球案亦可漸就範圍果能邊釁

潛消實爲時局之幸弟於花朝日儼裝就道十九到津交卸防
務本應卽日北上因舊疾舉發足趾腫病筋骨牽疼跬步維艱
祇得小作停頓趕緊醫調必俟步履如常方敢進京 陛見黔
中瘡苦最天下軍旅吏治得盡臣經畫日見起色敬佩良深

復葆芝岑

春間乞假南旋意謂廣陵道中計可一圖良覲藉罄闊衷比到
邗江專誠造訪則台從尙未蒞止緣慳一面積憮莫傾馳系之
私倍深纏結厥後疊奉手告並問樵南還面述種切荃白瓜步
換舟展輪西上在漢皋小住一日卽開駛南行四月初三日安
抵星沙因敝簪儼居省會卽在郡寓卸裝返舍以來未能摒擋

家事未能接見親朋栗碌百日靡有生趣養病斗室服藥醫治病在骸中急難取效雖較往時漸覺筋脈活動步履究未能信詘自如現在假限已周欲北上則病未霍然恐途中感觸寒涼或致曲折欲續假則不知病體何時全愈且西陲地方緊要久不履任未免貽曠職之譏又值家運迍邐次兒紀官因客冬感冒風寒誤投藥劑以致邪戀不達正氣拖虛百計醫療迄無應驗於六月二十三日病故傷懷骨以百感交并再四思維惟有奏請開缺則從容調治冀或全瘳已於七月初四日具摺拜發閏月下旬可奉 批旨不知能仰邀 俞允否我仁弟敷歷南北三十餘年惠政循聲久愜眾望現雖格於成例暫息鵬搏

朝廷求治方殷斷不使有用之材巖阿終老幸善自珍衛弗過抑鬱爲禱

復王鼎丞

接奉惠牋猥以小兒之戚備蒙矜注情誼周摯良深銜感來書妙言元旨如誦南華展閱之餘心境爲之一開蒙莊通造化之元達物情之變游神於漠探道於微窈窕冥冥與化爲體所以齊彭殤生死有無夢覺哀樂同異舉天下之至不齊者悉歸於齊觀其書者如登崑崙涉太虛游恍惚之庭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概釋氏不生不滅是色是空之旨大略相同荃當抑鬱無聊之際時以此旨相參亦恍若御風涉霧與世俱忘也西陲一席

病軀萬難前赴當此拂逆頻遭縱能強自排遣而無端感念觸
目興懷五內時焦萬念俱冷深恐精力不繼上負 國恩閨月
奉 旨垂詢是以覆陳一疏仍請開缺幸荷 聖慈矜恤俯允
所請從此得賦遂初庶可以終餘年七月回鄉足疾蹣跚筋絡
亦尙未舒展知關係念並此附陳

致張香帥

夏初曾肅寸牋計登蓋覽閣下閱材瑋識凌今轅古曩讀入
告嘉謨忠肝加鐵石古誼若龜鑑發言抗論切中事勢探本窮
原一片忠愛之忱磅礴鬱結於胸中而不能自己弟讀鴻文仰
望風采私心傾嚮者蓋有年矣徒以謏陋之資馳驅戎馬十有

餘年出入鋒鏑之中衽席矢石之地思欲與當世賢士大夫從容論道考德問業以償吾初志顧乃求一日之閒而不可得追事變稍息又復因軍中暑寒終年偃蹇日與藥鑪爲緣邇年家運迥遭尤令人萬念俱灰屢辭 朝命屏跡山居一再奉 詔不得不力疾復出以求曲盡夫惴惴者承乏山右適際濟饑之後又當大禋之年易子析骸慘不忍述比時專以救活蒸黎爲急又正在用人之際一切積弊思欲有以掃除而更張之而有所未遑幸 朝廷特簡賢臣保釐三晉側聞莅任以來整綱飭紀興利除害氣象維新治理蒸蒸日上豈獨山右之福乃中國之光天下大局之幸也時事方殷實賴賢豪魁壘老成碩輔

以宏濟艱難弟百戰餘生孱朽之軀迂疏之質無能爲役徒以受恩深重勉拜權粵之命惟思盡心竭力以圖報稱於萬一此間介在海濱華洋雜處其鷙悍鬻競之性詭利竄敝之習亦非一刻所能轉移兼以南交未靖防務孔殷尙冀士君子示我圭臬不以國荃無似多方引導而牖覺之庶使驚蹇之乘可以希夫沃若干里之垣不至隔於短視則拜賜爲無窮矣

復閩丹初

夙聞東粵殷富之邦今履茲土乃司庫支絀甚於各省釐金關稅京餉協餉及本省應支之項入不敷出歷有年矣國荃行伍出身未歷兩司之任刑名錢穀向未用功莫能究其端委所到

之處均仍舊章且適際困窮之會祇得從大處省置不敢計及
錙銖論者僉謂南交未靖不能不謹固藩籬然似此庫款維艱
耗於船礮軍火者不少蓄之愈久均歸於無用之域亦未爲計
之得也不如固結人心反可爲臨難一擲之本海防之事振帥
澤帥熟悉情形佈置大概國荃因仍不增不減以期無慮於他
方而已但望合肥相國早接督篆振軒制府早回本任俾衰朽
之軀藉息仔肩勿再顛踣斯爲至幸

復劉培元

承示同仁小補一項業已按月領出又可周濟數百名但經理
必須覈實方可垂久前在省城多有談各局弊病不一者荃皆

未敢深信間或爲之表白力爭良以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斷不至不使公項點滴之惠不及衢巷窮黎之口也然亦勸與聞各堂之事者認真辦理免至貽爲口實此堂乃閣下主持在事諸君子又皆樂善不倦必能經畫精詳足使神人共鑒慶慰奚如夏間城內火災屢見當是壬午文明之兆一榜盡賜及第庶令多有無數偉人撐持亦運會之轉機耳

復吳碧珊

昨准大咨欣知吉期巡緝越洋櫛風沐雨備於賢勞月內即可據咨陳奏刻下法兵在越雖屬無多然未撤隊回法防務不能鬆勁越南貧而且弱急切恐難望振興麾下統閩粵師船不時

游弋洋面祇可助屬國聲威勢不能以成算之在胸者舉而爲
彼推行盡利旣已欽奉 諭旨則不得不爲冠冕文章靜候
旨意以定進止機宜現在法越動靜若何其止境未可懸揣
下之船惟有靜則以北海爲老營動則以洋面爲操防祈隨時
探明俾好防範此固鄙見所及用特布陳想麾下必自有卓見
也

致岑彥帥

前月杪曾泐寸簡敬候起居屈計郵程諒可早登鐵記矣竊查
粵東與越南接壤之區惟有欽州廉州二處現在廉州有吳碧
珊軍門帶領丹帥駐紮冠口動則以洋面爲游弋靜則以北海

爲老營欽州有黃馥庭新募勁勇二營在東興街駐紮俱經振
帥澤帥布置大定陳奏有案弟因粵東財力竭蹶未能有所增
加因而仍之嚴飭訓練聊作聲援而舍此亦別無良法聞彼族
之所憚在黑旗而又非中土號令所得指使越主貧而且弱勢
難望其振興 朝廷保護屏藩義深字小 綸音疊沛全局攸
關弟自慚輕材籌邊乏術閣下盛德大業素所心欽尙冀時示
機宜俾有啟發

致倪豹帥

法越久持不下劉團之勝已蒙上達 天聰自足以鼓其氣勢
京師卿大夫士庶無不歡聲如雷惟念該團兵力不多器械不

精餉糈不足難以持久頃接外洋來信亦云法將李維業敗死
之後法人雖聲言報仇而其氣實以大餒若吾華暗助越團器
械兵勇密令多增趁法新軍未至再力戰以挫其鋒則法之紳
民必換其政府以與我就款云云竊思此議施之於東省遠莫
能至施之於西省出關之軍似可消息潛通近月尊處迭奉有
增兵之旨似可令關外多集營壘以厚兵力徐方伯函中有
勸令永福出名招集欽州海盜以爲河曲助戰之計惟爲數無
多恐不足以濟事尊處如密令徐方伯再密地獎勸永福出名
令其多招敢死之士及關外隨營奮勇數千人以爲進剿之助
而令唐主事亦添募勁旅數營多方聯絡暗中接濟旣可以固

曾見畢公書札卷十六
結永福之心亦可望規復河內東京西貢海防等省永福因憾
於敵或能辦到似此辦法西省邊防可以永固亦一勞永逸之
良法也唐主事志節光明忠肝義膽實冠羣倫志在戡亂扶危
才足體國經野用以防邊綏靖南服實爲永福所信服永福大
舉進取法人亦不能議中華之錯鄙見如此尙祈酌量施行爲
荷

致方照軒

粵東介在海濱五方雜處良莠不一強勁成風聞麾下治軍潮
陽除暴安良能使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得兵心得民心又復多
建書院廣開義學將以詩書之氣潛化其械鬪鬯競之風禮義

之維顯正其嗜利竄傲之習見識之宏遠心術之慈祥軍政之
嚴明作事之果毅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弟朽質病軀無能爲
役幸與麾下其事一方嶺海得長城之寄鄙人有將伯之資不
獨軍政有裨而治理亦可蒸蒸日上惟冀俛繩良時始終此志
同心共濟此則弟之願而爲嶺海士民之福也望風懷想無任
忭慶

復倪豹帥

前肅賀箋並續佈蕪函計先後可登台覽頃得八月初八日惠
書敬悉陸之平已經擒獲深爲快慰渠魁就擒李亞生一股率
黨就撫內奸旣去邊境可期肅清惟越主太孱誠如來諭若果

輸煙稅之全分國租之半則北圻所得之菁華咸歸彼族越不可以國矣南天搔首彌切杞憂近藩鎖院宣勤光聯台斗翹詹福曜忻頌良深弟履任彌月乏善可陳中外交涉日見煩瑣夙未嘗用功此道祇得遇事因應難於恰當惟有勉力支持求無貽誤斯至幸耳

致何筱帥

頃奉另牋以粵省孝廉欲援閩省成案搭坐招商局輪船一事查此舉培植寒畯極所願爲但使成法可循原不省惜經費因與司道籌商據稱上屆與議之時因廣屬士子願搭雖有其人而各屬均應一律辦理因札行各府核議內如雷瓊惠潮各屬

濱海之區多係就近附搭輪船若使入省領照諸多周折致行
停議本年八月由黎召民星使致函龔臬司并抄錄閩省成案
見示龔臬司曾經呈商當復議及亦以前說計議未定而閩粵
情形亦有不同閩省士子在省爲多各屬爲少故可按時報名
定期雇船且歷辦諸屆彼此相習故無誤事而搭船士子近聞
以船少人多長途風濤諸形困頓在籍則剋期卽行在京亦須
及時卽發亦覺願違各半而粵省海途較閩爲遠船中住日更
多恐非人情所樂閩省有船政官船可以借用粵省則須專恃
交商之船願搭者少則商局專攬爲難若不專定船隻又慮陸
續搭載倘有無船之時延誤試期又多指摘以此數端不能不

妥爲籌度期出萬全因飭將各情與招商局妥商而商局未敢定見云卽函商滬局如何酌辦再行定議刻下尙未回信茲奉來諭復與籌商惟藩司署中請領水腳者已屬甚多現因章程未定又難扣領是士子中願遵此章程者固有其人而願領水腳自行者已屬不少卽使滬局議有定章前來而展轉籌議亦慮時日不及凡事創辦爲難而諸情未協尤宜慎於始謀期可終事至閩省承辦此事多由紳中舉行始得周知輿情於緩速先後之間得有次序現在珂鄉肯肩此任者尙須周諮以承斯役遙念大君子廬懷桑梓意中必有其人如招商局能議定章可以興辦應歸何人經理尙望預示其宜卽此屆不及舉行亦

可畱爲後圖俾珂鄉成此善舉是亦私忱所願禱者耳至經費之說雖近時庫款支絀異常而嘉惠士林所需固宜設法籌措也

復徐曉山

前泐賀箋計登籤掌頃奉八月初十日惠函備承藻飾感赧交并再賡示悉一切不獨於起事本末敘述詳晰並於洱江水道及彼處險要示諭明白瞭如指掌紉佩無似彼族如此之狡越主如此之屠其當國之卿士大夫如此泄泄沓沓若竟聽奸人之言果於絕劉而結好於異族則高屋建瓴之地又添一隱患矣劉永福驍勇敢戰又有梁八農世榮繼起以爲之羽翼宜其

彼族畏憚越主若重任之於當時免致受要挾於今日而乃計不出此一誤再誤豈非冥冥中有主宰耶彥帥赴滇必有一番佈置論者謂彼族之蓄意覬覦多在滇南之珍寶不知以地形吃重而論權衡夷險似乎西鄙關外要更於滇邊也弟權攝篆務不敢妄抒論策亦不敢輕言更張一員一弁深負期望盛心竊觀歷年所議海防均以虛張聲勢於始事之際旋以俯就款局於合龍之時從未用久遠之謨堅持到底者迨至一年二年經費大絀人心彌懈所辦了無歸縮殘棋益難收拾通商各口類皆然也西省各屬鄉團及將弁隊伍迭經撲滅似可暫支目前柳慶思三府有荒旱之象來春青黃不接又費周章東省惠

州各屬亦早思欲多購穀石以備不虞苦於難集鉅款急切不能興事令人惆悵臨桂抗糧一案振帥移交敝處查辦前已派鄒守金運同詣尊處面商矣然祇能提挈大綱陳諸奏牘申明上年地方官辦理公允至於嚴繩不法莠民及慣習抗糧百姓則全仗西省諸君子威克厥愛乃可以挽回獷悍之俗我公與豹帥夙具大儒經綸必有猛劑以起顛危其應如何了結之法仍望密示俾得照行無誤感荷感荷

致方照軒

再賤祇悉壹是澄海縣汕頭之事前已有函致尊處計入察覽此事必須傳業主郭繼榮到案按契對勘並將四至查核明白

方可與之剖辦茲郭繼榮捏稱他往旋傳其兄繼汾投案引勘所指之地與契不符自未便聽其影藉乃該領事派撥洋兵強行插旗釘界孫升道折以正理仍屬執拘實出情理之外一俟該縣將該地四至考究確實具稟前來再斟酌核辦也該處商民如常靜謐皆由麾下先事防範所以能安堵如故慰甚慰甚又密示香港九龍各處匪徒自拿獲胡玉崑之後均已分散潛逃誠恐四處隱蹤別生異志仍飭馳赴各處細心訪查辦理極其周密潮揭普有十分收成其餘亦有八九分不等晚稻登場如此豐稔可以大慰農望洵爲地方幸事揭普教風甚熾且有不堪之徒藉教橫行無所不至閣下擬訪查辦積案前法於郡

縣總分各局添選公正紳士董理其事並委員赴鄉查明房族
正副選舉補充飭令嚴束子弟交匪補良誠爲正本清源辦法
以家法之嚴佐官司之所不能及卽以暗制之道銷異端之害
於無形一族舉一端人而子弟之不肖皆戢族族得一正士而
地方之邪莠皆除此卽周官族師黨正之規聖人以智成仁之
道豈獨治潮爲妙哉推此意而行之一邦行之天下四海之內
無亂民矣治道無有善於此者今何幸而得之潮陽耶新寮及
揭甫之案承親往辦結免至別釀釁端實爲造福無量閣下守
經通權識見閱遠操縱張弛俱得其宜鄙人之幸抑亦嶺海之
幸也緬懷偉略紉佩奚如

復倪豹帥

頃奉冬月二十三日惠書藉悉前佈復牋已登台照彭副將到省履歷已承咨部並蒙賞委幫辦月給四十金續有機緣再行改委渥蒙恩睵感不可言該副將自當益矢慎勤以副委任方隆有加無已之至意彼族橫行一節承示鈔寄讀悉一切頃接黃守備秀珍稟報探彼族河內之兵前月拿獲營勇釋放以後更爲鴟張不許中國官兵擅抵河內並治商家藏匿包庇之罪商民往來百端搜驗未審尊處所聞亦如此否昨接總署來函述寶使與傅相會議意在分界保護北歸中國南歸法人其實欲分紅江以通滇路而驅黑旗恐急切未易合龍也彥帥摺片

已咨敝處唐方伯所陳一切情形其駐邊保固可不必深入實爲切要之論亦由於親歷其地洞澈情形故能言之鑿鑿然不能成全黑旂則此關亦未易守也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本年七月間接到越南國王來文以法兵攻陷該國河內地方請爲據情具奏當卽函請核示遵辦旋奉鈞函以該國來文盡屬空言未便遽以入 告飭卽查照駁覆等因卽經遵照台諭備文照覆去後茲於十一月十八日准該國王來咨仍冀敝處爲之代奏而又不肯明言且來文於法兵攻取河內一節則云意不可測於法求補約一節則云不明其事所言仍多恍惚之

詞目下此事已由尊處函囑少荃中堂與法國寶使會商 朝廷睦顧屬藩誠已無微不至該國王來文既未明請代奏似毋庸遽爲奏陳惟寶使與北洋會商一節目前尙無成議且僅奉尊處密函知會似未便遽令越南知之而越南此文又未便置之不覆是以現在照覆文內但聲明 朝廷不冒海隅自不置該國於度外並許以該國王現文所言函達尊處察核茲將越南來文及敝處照覆稿鈔呈察覽是否有當伏乞卓覈示遵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奉鈞函以越南一事現准少荃中堂函內所稱各節應俟奏明辦理現時辦法先以防軍酌量退紮

用示彼此無猜飭卽迅速飭邊防各軍酌退若干里等因查粵東廉瓊之舟師及欽州之陸軍均在中國境內並無出境駐防之師茲承台示前因荃等業已函致統帶輪拖船吳軍門全美密飭所部輪拖各船毋庸前往越南洋面游弋並函飭欽州防營黃提督得勝安兵界上毋庸進臨越境各在案至另示越事現擬由法國派員與中國 欽派大臣定議飭卽預籌一切以備臨時會商等因仰見盡畫周詳先機指示下懷欽佩曷可名言頃接少荃中堂來函謂將來會議大旨不外分界通商與保護越南三端是鈞示所言預籌一切者當卽指此三端而言夫此三端者其事或在越南或在滇南粵西必須深悉三處情形

方可豫籌一切顧粵東於三處情形實有未能深悉者昨已電請少荃中堂轉達左右而電言簡約勢不能一一上陳敢冒煩瀆之愆再爲左右一詳言之查越南界連中國雲南廣東廣西三省其東北與廣東欽州接界彼此皆係邊境偏隅其西北與雲南開化等處接界者皆係荒窳覲髳之地惟正北與廣西接界其諒山高平等省延袤數千里在在與西省毘連是以越南向來遣使入貢皆取道廣西朝貢事宜均由廣西巡撫具奏卽近年派師出關剿匪亦由西省調度指揮蓋地勢使然也至於粵東與越接壤者止欽州一隅道途偏僻行旅甚稀粵人之商於越南者又率在海濱未嘗深入其國北圻山川之險易壤地

之廣陋與夫風俗民情類皆無由周悉雖復檢閱輿圖稽尋故牒亦僅具大略不得其詳此越南情形粵東不能深悉之故也粵東距桂林千有餘里至滇南關則二千餘里至雲南省城則四千餘里若滇越接界之蒙自開化等處則益遠矣平時郵音往返動須累月經旬而廣西關外雲南徼外之山谷溪川大抵縱橫深窅非舟車周歷難以詳知此又滇越邊境與越相涉之情形粵東不能深悉之故也今讀鈞諭將來 欽派大臣與法使定議飭令荃等豫籌會商竊計所議者通商分界兩端關係最鉅自必熟悉彼中之情形知其利害得失而後可以豫籌一切亦必能預籌其利害得失而後可以會商今荃等於越南

及滇桂邊境情形均未深悉則通商分界兩端之利害得失固有欲預籌而不能者矣目下寶使業已電報該國如果法廷情願派員會議我國星使不日卽當南來荃等此時卽函詢滇桂督撫亦恐郵遞濡遲緩不及事是星使到日荃等尙胸無定見又何敢妄參末議乎荃等亦知 朝廷命使必係威望素著之人自能洞矚中外情形無俟庸愚之裨贊但荃等旣奉會商之諭若臨時茫然莫贊一詞匪特貽笑外人且非所以仰副先機指示之盛意荃等思維再四與其負疚於他日不若披陳於事前用敢覲縷實情上千鈞聽伏乞俯加垂察與少荃中堂酌商示遵則大局幸甚荃等幸甚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十二月初六日接奉鈞函以法越之事應辦各件不可不未雨綢繆飭卽飭員密查越境何者屬北圻何者屬南圻何者屬南北圻畫分界限紅江一帶是否全在北圻境內若以紅江爲限較之北圻爲界相去幾何若開辦商務應以何處爲總口何處爲子口有無分歧之路何處可以設關卡繪圖貼說開載明晰以期豁目其大要貴於中國無損於越南無傷乃爲妥善辦法等因仰見盡謨周密籌策無遺下懷曷勝欽佩查越南一事昨奉函示擬奏請 欽派大臣與法使會議飭卽預籌一切以備臨時會商當將粵東實在未能豫籌之情形詳細函陳計可以

時上達鈞聽茲蒙諭飭派員密查越境分界及商務設關各情形亟應遵照辦理惟查此事必須明幹曉事之員兼精測地繪圖之學者始克勝任粵東實難得其人且畫界之重在越通商之重在滇如何而後於我無損於越無傷非深悉越南中國與滇南徼外之情形無由審其利害滇南徼外之地距粵遙遠其山川徑路粵東向不能詳而商務於粵南有無傷礙則非詢之越人不克深知目下法人正在疑忌委員前往越之君臣或且不敢接見卽接見矣而去員之舉動言論或稍失宜又慮枝節橫生轉有礙於大局荃等籌思再四實未敢率行派委至誤事機至於輿地圖說苟非身歷目驗而僅恃輾轉傳繪之舊圖則

不惟分疆別界難得其真卽其間道里若干有無歧路亦萬難詳晰設關建卡當在扼要之區亦不能據模糊影響之輿圖率然定議也昨接少荃中堂電音囑爲諭飭招商局員唐道廷庚該員現在越南商同越南派越官明幹者二人於明正赴津備問現已飛速函札唐道遵辦如果越南遵派陪臣赴津備問情形一切自易於明晰周詳此事大局所關粵東旣無可以派委之員又有難以預辦之勢不敢不據實陳達幸垂察焉慚悚之私名言曷喻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奉鈞函以越南一事現時辦法先以

防軍酌量退紮用示彼此無猜飭卽迅飭邊防各軍酌退若干里等因當經函致粵東統帶廉瓊丹帥吳軍門全美密飭所部輪拖各船毋庸前往越洋游弋並函飭統帶欽州陸軍黃提督得勝按兵界上毋庸進臨越境並肅函奉覆尊處在案查越事現經少荃中堂與寶使商議大局已有端倪粵中防軍自應酌量退紮以示無猜之意除西省關外防營應由豹岑中丞審度事機酌量辦理外至於粵東各陸防軍雖未進入越境但仍係照舊屯駐似不足示大信於外人荃等彼此籌商擬趁此時卽飭廉瓊丹帥及欽州陸軍均暫退回省城及虎門一帶駐紮以釋彼族之疑現已分別咨函行知遵照至吳黃兩路防軍當時

皆係奏明前往現在暫行退紮本應具摺上聞惟法越事宜法人雖有派員會議之說目前尙未定局我軍現雖暫退尙須視款議之成否爲進止之機宜是以未敢遽行入告茲謹將商辦情形先行密陳鈞聽是否有當伏乞卓裁示遵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越南一事前接北洋大臣電音囑飭唐道廷庚轉商越南派明幹大官一二人於正杪來津備問等因當經密速函札該道遵照在案茲接越南國王文稱已派陪臣范慎邁阮述赴燕備問並於正月二十四等日先後接到該國王兩次來文現在備文彙覆查寶使請 欽派大臣會商一節目下尙未定局似未

便遽令越南知之是以現在照覆文內但告以貴國旣以遵派陪臣赴津自可聽候北洋大臣備詢一切至該國王來文請轉咨滇南粵西飭下駐越防軍一體畱紮一節係應由滇粵主政之事敝處前接尊處密函雖有飭令防軍酌退之說但不宜明告越南現在該國王旣請轉咨似不能不姑允轉致酌辦以安其心將來各該防軍進止機宜仍可由滇桂疆吏審度情形酌量辦理似不致有所扞格除分別函達北洋大臣及倪豹岑中丞岑彥卿制軍杜鶴田中丞查照並札委唐道廷庚護送越南派來陪臣范慎適等迅速赴津備問外茲將敝處該國王文稿鈔錄寄呈伏祈察覽爲禱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本年正月十四日接奉鈞函以法越一事業經尊處奏奉 諭

旨飭滇粵督撫詳慎妥議所有通商口岸是否借設保勝爲宜
一節飭卽預爲規畫布置並查照原奏暨欽奉 上諭及前此

密布預籌一節統行相度機宜斟酌至善密速復知等因仰見
盡謨宏遠指示周詳莫名欽佩查保勝踞富良江之上游富良
江直通滇省而保勝又與滇邊之蒙自尊處接近該處開口通
商是否相宜似須由滇省規畫妥議始有把握至此外分界保
護各節現在欽奉 廷旨飭令詳議奏明業將遵議情形恭摺
覆奏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前函正在封發間接據越南駐粵之陪臣阮鵬密稟詞意詰屈不甚了然大意謂法國現有增兵攻逐劉團之說正月二十二日該陪臣接到伊國河內省來咨法國已增派官兵四百員名迫往河內省僉請其改往他所法不肯聽現由河內省越官與之善處目下情形甚屬驚疑稟請敝處示覆遵照等語查越南一事本年正月間據該國王文稱已派陪臣范慎遜阮述赴津備問當經照錄來文肅函詳布尊處察照在案現在法國又有增兵赴越之舉莖等細閱該陪臣來稟情詞迫切不能無以覆之徑卽許以轉達尊處暨北洋大臣察照除分別函達外茲將

該陪臣原稟一件照鈔寄呈伏祈察覽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法越交涉一事本年二月十五日據越南陪臣阮顴密稟法國增兵赴越攻逐劉團各情形當經鈔稟肅達尊處察照在案茲於二月二十八日又接該陪臣來稟大意與前稟相同而所敘該國船臣與法館辨論之語較前稟加詳茲將原稟照錄寄呈伏祈察照至敝處接據該陪臣二次來稟均祇許爲轉達尊處暨北洋大臣察核謹以附陳

復倪豹帥

昔在晉中災黎遍野自慙涼德不能感召天和以致千里地赤

哀鴻磬磬猥承高誼勦助賑務私衷感激匪言可宣現值海氛
未靖朝廷以左臂爲憂遂偕袍澤東駐臨榆仰荷皇靈枹
鼓不驚腥羶納款豈知涓埃未答坎壈纏身病足璚珊方辭塵
於北道春華摧折竟同命於西河時乖運蹇絕意人事謝秦隴
之恩命補湖山之墜權以息薪勞藉避賢路幹世胡運高望
儕好而已迺皇慈曲逮溫旨再頒不棄凡庸俾權嶺海必
持勇退之義亦非忠上之心是以力疾起程周歷水陸摺嶺
之南山氣遂變韓瀧以下湍流似懸時值伏暑行經旬月幸叨
蔭安抵穗垣但念此間政務殷繁華洋雜處雖循途可守而
稱職爲難所幸嶺右數千里有閣下鎮撫其區榕陰滿地卽是

甘棠瘴霧晞陽都成珠露關月靜照華風遠聞尚乞類錫南鍼
以匡不逮愛人以德是望君子握管作答略述踪跡鴻來海上
勿忘惠我法人竄擾越南現在情形何似畢竟是何蓄意將來
兩國議和其款目於滇廣有無窒礙聞其必要撤退劉永福壞
彼長城意之所在亦可概見尊處見聞更悉并乞示知爲感

致彭雪琴

頃因代庖嶺海國暑南行出岫積雲進退無補益信大賢之安
身立命別有定根微服扁舟綸音不絕於道殊榮極軌高軼
前賢伏惟嚮神養和順時珍攝爲祝鄉先正王船山先生志行
之苦而潔著述之精且富請祀未行常用耿耿或一豚之享遲

速亦有時耶閣下有志於衡郡創建船山書院俾鄉人士肄業
其中儀前民而端趨嚮使知經史爲天地之至文節義爲人道
之綱維服習既久耳目俱移始於膠庠蒸爲風俗此舉一成不
獨先賢不朽卽我公數十年竊比信好嘉惠後進亦與爲無窮
也惟是提倡之人經費無所出須有一大款爲宗度地興工再
陸續收捐其事乃濟弟所刻船山遺書板片現存揚州魏蔭庭
觀察處並存得初印書二百部裝訂書箱均屬齊整每箱內并
有望溪先生文外集一部今擬一并捐付書院閣下在吳在越
在楚交遊僚屬或尙多有力之人如可捐銀五十兩者卽送書
一部印刷此書每箱從前亦費工價紙本約三十兩以外茲照

五十兩之數書捐生芳名上石願多捐者更妙約計二百箱書
可得捐項萬兩閣下義信夙孚想登高一呼無不雲集而響應
也板片卽存衡州府船山書院內隨時刷印取書價以備歲修
之費建造書院捐貲有餘則略以津潤船山先生之後人迂拙
之見如此辦理不知當否悉候鴻裁總之事在必成成則全仗
我公一力扶持爲叩弟宦海羈身此事無能爲役表彰先賢成
就後進胥在閣下已經函致蔭庭觀察囑其將現存之書與版
刻一并檢出交閣下所派委員察收如蔭翁在揚州已有發售
之書書價概歸尊處轉交衡州董役首士及馮潔卿等瑣布一
切乞俯允卽日照行并賜覆函爲荷羊城節近秋中燥熱未退

洋人擾於晝蚊蟲擾於夜服官之苦可知幸體氣自啟程以來並未服藥尙可勉強支住內外靜謐告無罪於代庖卽所以紓愛注耳

復李中堂

接九月十七日惠書備承錦注並稔令郎令姪蕊榜同魁種玉之田都成寶樹連雲之島盡產琪花德門全盛健羨無既冬官司序北地早寒前讀大咨所定與朝鮮通商章程至周至密國家保護東藩旣爲之弭亂又爲之籌後安置李是應尤爲義盡仁至想已離巢窟必不能再有風波非中堂之威信夙著未必能如此迅速了結荃代庖嶺海無可陳告法越未平水陸邊

防籌備不能稍懈添購兵輪自是海疆之急務祇以粵省虛有
殷實之名庫款異常竭絀又旱象已成晚收不繼現在無從籌
此巨款荷 皇朝震懾之靈一塵不驚交南無恙俾攝篆者藉
免覆餗之愆則幸甚也以荃之涓埃未報負疚滋多曲被寬容
不加深斥甚冀振帥及早南來慰軍民望歲之心予鄙人藏拙
之地私衷所倖未知 朝廷之意如何貴省水災微有輸助不
足挂齒靜臣迴避交卸後聽其自定行藏劫剛處常有信來

復郭筠叟

十二日接讀手書知前復函已達左右冬令已深粵中雨澤稀
少青天碧海龍睡不醒忝竊官祿老病日侵聞見已非橫流誰

挽卽鄉關一隅之地衣冠顛躓菁華耗斲二三英絕之士如健甫令坦佐卿之輩亦復無端摧折每一念及百感填膺叟以中朝耆宿養望林阿經國等身均足千古伏望厚自珍攝循序篤祐爲祝法兵在越之東京毀黎王故宮砌爲礮臺圍以濠溝似此將爲持久之計數日內唐薇卿吏部來粵將託經商之名赴越晤談一次條陳邊事甚中肯綮或者相機行走可得其要領今日之事樞府與疆臣皆寸寸節節以圖之欲如大疏之開誠布公綜內外始末以爲計弗能也問罪東洋議論非不動聽然移書責之可也踰海稱兵明太祖所不敢出當軸諒有權衡江南鹽政爲四川湖北所持恪靖不能安於其位仁和 主眷最

隆而搏擊者不遺餘力略傳江南尙書有枋政消息則仁和或有退志矣

復徐壽蘅

上歲里居頻勞惠顧當拂逆疊遭之時出忱鬱侘僚之語思慮所結偶發於知己之前頃奉惠書不以荃無似讀之滋愧獎譽特甚閣下以先皇舊臣負山斗重望經緯宏遠吐納崇深朝廷簡用賢良卽將隆倚畀而任艱鉅慶企無量弟孱軀朽質日就頽庸綜計一生所歷都非皮肉之所能堪屏跡養疴自甘臧拙乃荷聖明采及葑菲謬權輿寄緒本小也何堪懷大綆極短也乃令汲深則亦安有不立見顛踣者哉此邦介在海

濱毘連嶺嶠萬方輻輳庶務殷繁目前防海之謀尤爲當務之急內顧本省人力物產外瞻各島銅馬鐵船均非可以捍吾圉而懾強敵者矧二十年來羣奉不侮不奪之規又誰敢張目而正視之乎荃以代庖之職新奉畱任之文號令且恐未能行於中土之微弁未秩豈復希冀綏柔盛業耶祇得循因應之軌勿貽口實而再干咎戾足矣竊以陳肩於俎上爲苦龜以曳尾於塗中爲樂今之橋運遂至於此鄙人已向塗中而復登俎上自取愆尤不敢稍有怨望之念質之大儒必有以教我也

復俊星東

展誦華函如親雅教荷蘭鉞之遠錫益篆感之彌深承示各節

切中肯綮謫然仁人之言不特洞悉粵中情形尤見賢哲用心無在不從民瘼著想申詠反覆牖我良多粵東地少稻田歲不敷食每年之接濟全恃洋米西米之流通而欲外米之流通必先寬內地之釐稅弟履任之始亦頗籌及此層因與西省商量意見不合迄無定議如能久於其位自當設法施行來源廣則歉歲無虞價值平則貧民易給尊示誠洞見癥結而欲爲粵省生靈興無窮之樂利也至此間訟獄之煩牽禁誠爲可憫若各縣俱設候審公所善定章程則無辜之人可免犴繫之苦造福豈有涯哉歐陽崇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與我無憾矧求而不得者耶閣下所論卽此意也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自古

聖哲之用心未有不諄諄致意於此者近日賢士大夫莫不講求治理而此論獨先問於閣下將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相勉勗非有見於其大者遠者而能爲此探本之論與弟驚質孱軀有志未逮敬聞名論益切悚惶願以庖代之身守轍循塗未敢輒有更變惟有書之座右永矢弗諼容當請事斯語也近抱採薪纏綿彌月延醫診治現已十愈其七八此間洋面邊防俱尙敕謐堪以告紓肫注

復李中堂

到粵後肅復一函計登盡覽頃奉惠示藉悉皖省大水蕪湖合肥一帶堤岸沖波爲數十年未有之災中堂軫念災黎發政施

仁立蘇民困籌修堤岸殷殷於善後之謀仰見饑溺爲懷碩畫
周詳無微不至曷勝紉佩國荃自愧力棉無能爲役重以台命
自當竭力贊襄以副諄囑但恐杯水之微無補車薪耳節旄再
出中外同忻七月下浣已莅津門福曜遙臨海氛頓息聞了安
未得其詳便中尙祈示悉爲荷荃抵任旬餘應酬紛沓南交之
款未畢兼顧之術闕如惟冀指示機宜不至顛踣斯爲至幸

復劉蔭帥

捧誦另牋敬悉壹是弟履任兼旬乏穀可述此間事多交涉俗
尙剛強弟以輕材權茲重寄顛踣竭蹶不卜可知澤生中丞大
涵細入司道諸君子同寅協恭弟可以藉藏鳩拙堪以告紓肫

注越南近事據各處報稱越主意在議和惟法兵尙有數百人
在彼處久住未知後來如何祇得靜聽消息以地勢而論西粵
關外最爲吃重人力財力均難展字小之策盡在高明洞鑒之
中至於東粵虛張聲勢水路則有帶領舟師巡緝洋面然不過
靜則以北海爲老營動則以洋面爲游弋亦非彼族之所憚也
陸路僅有欽州新集三千人實非外人窺伺門戶之要路先經
振帥與貴轄防軍有沈觀察出紮保勝澤帥布置大定陳奏有
案祇得因而仍之而舍此亦別無辦法想必扼要足立滇圉然
究宜住劉永福之上游不可顯露機括他日進退方可裕如良
以外人之所忌憚者在於劉永福敢死之軍極得地勢又非中

土南交號令之所得而指麾故彼族不敢長驅直入若以言夫
粵滇之兵及沿海各路海防水陸久駐之營則固視箴如也迭
次諭旨飭令三省統籌全局聯絡聲威綸音冠冕堂皇按
之地形徵諸物產縱極力承辦終恐畫地爲餅我公瞻闕有
期彥帥鶴帥計必秉承守舊數月期年之後終不能不聽越南
與法之款好耳王令德中明白曉暢在此坐探以後如得有南
服情形卽當隨時告知迅速早達案前以備稽考

復陳雋帥

前月泐佈一函計登籤閣頃辱嘉翰藉悉閣下保釐東浙大業
日新節用愛人事事覈實近因水災入告全衢數十萬戶俱

得立被 皇仁賢者措施無一事不在民瘼上著想欽佩奚如
來書論及時事閎辭偉識切中窾要越南之弱甚於朝鮮幾於
琉球法人之強不及英俄過於日本 朝廷字小救隣強中禦
外統顧兼籌二十年來亦云備矣但外間心之所欲盡者力或
未能逮焉實之所欲副者財或未能裕焉滇之開化蒙自廣西
之太平鎮安東界之廉欽二州處處與越南接壤越果南風不
競誠有如來示所云步步可入腹地節節皆須捍禦後患何堪
設想此間先已奏派吳萃亭軍門帶領輪船出紮北海游弋藉
助聲援然我中土所購之輪船豈果足以憚西土之人哉側聞
滇南越西之防軍俱以出境越主與法現正議和後來如何歸

縮則未敢臆度也。弟孱朽之體衰病日侵，庖代之職祇能守舊，未敢妄攄一策，妄發一議，再干咎戾。知己如公，當能諒之。至於此間大致，不外乎兵事散漫，司庫支絀，交涉繁瑣，賢者處此無從下手，矧庸懦如荃也乎。